



父亲的稻草人

□唐安永

父亲是个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老实巴交的农民，与他深爱的土地打了几十年交道，直到耄耋之年都还常常念及着他的土地，念及着守护庄稼的稻草人。

每年的春播秋收时节，父亲都要举行简约却又浓重的捆扎稻草人仪式。春风拂过，田埂上蒲公英的小宝贝们挣脱束缚，撑着小伞快活地离开温暖的怀抱，飞向无拘无束的天空；阵阵清脆悦耳的蛙鸣声伴随着清新的空气在广袤田野上空来回飘荡，几只刚从南方飞来的燕子在蔚蓝的天空下斜着翅膀自由地翻飞，发出“叽叽”的叫唤声，似乎告诉父老乡亲，又到一年春播时。父亲在院子里，双手背在身后，悠闲地踱着方步，口中自言自语道：“又到捆扎稻草人的时候了。”父亲于是找来捆扎稻草人所需的衣裤、篾条、稻草、木棒、麻绳等一一摆放在院中。

只见父亲嘴叼旱烟，烟杆上的烟火随着呼吸愈发显得忽明忽暗，随即用皲裂的双手先将两根粗木棒十字交叉，左手的大拇指和食指紧紧捏住交点，右手麻利地从身旁扯来麻绳，一圈又一圈紧紧缠绕，确认牢固后才放心地打上一个双环结，再继续绑扎其他木棒，直到搭出“人”的骨架模样。随后，他用细细的篾条将金黄色的稻草捆扎在骨架上，接着拿出破旧的衣服，先把两个袖子套在稻草人的胳膊上。只见父亲身体微微下弯，仔细拉直衣摆，还时不时整理着衣服的褶皱。然后再拿出一条长裤，慢慢地套在稻草人的双腿上，将多余的裤筒反卷起来，便用麻绳当腰带，仔细地扎紧裤腰。父亲的动作是那样的轻柔，生怕扎痛稻草人。当父亲将一顶破旧的草帽戴在稻草人头上时，一具活灵活现的稻草人便完美地呈现眼前。

父亲将捆扎好的稻草人送至田间，步履间满是虔诚，好奇的我也紧随其后。我和父亲来到刚刚撒播谷种的田埂上，父亲将稻草人稳稳地立在田正中，英姿飒爽，显得如此的逼真。仍不放心的父亲，为了加大稻草人对飞鸟的震慑力，又用麻绳将笋

壳叶串起来，系在稻草人手上。每当微风拂过，稻草人的衣角随风摆动，笋壳叶与稻草人相互摩擦，发出“沙沙”的响声，吓得飞鸟闻声而逃。我好奇地问父亲：“为什么每年都要捆扎稻草人？”父亲回答道：“稻草人是庄稼的卫士，能起到保护庄稼的作用。”原来，父亲有过“前车之鉴”：有一年稻谷即将成熟时，父亲忘记了将稻草人立在田间，成群结队的飞鸟便对田间的稻谷任意肆虐，待父亲去收割稻谷时，沉甸甸的稻穗竟被成百上千的飞鸟吃得所剩无几。听了父亲的讲述，我越发敬佩那日夜守护在田间的稻草人。

后来，捆扎稻草人成了父亲春播秋收时的必修课，稻草人也准会出现在父亲的田间地头。父亲为了让稻草人保持昂扬向上，积极健康的体魄，他常常来到稻草人身边，扶正被大风吹得东倒西歪的稻草人，给它整理凌乱的外套，嘴里还情不自禁地念叨着：“辛苦你了，你要好好地守护着稻子哟。”夏天的天气像变脸的孩子，刚刚还是万里晴空，碧空如洗，旋即便是狂风大作，暴雨如注。每逢暴风雨过后，父亲就会第一时间跑去田间，把被狂风暴雨蹂躏的稻草人重新扶正，还时不时伸出笨拙的手抚摸稻草人的脸蛋儿，并用衣袖细致地擦去稻草人身上的稀泥。每逢寒冬来临，父亲准会将稻草人抱回家，小心翼翼

翼脱掉它的外套，并把外套洗得干干净净，还对破损的地方仔细地缝补，为来年的再次使用做好积极准备。

小时候，我最喜欢邀约小伙伴去田间与稻草人玩耍。我们将心爱的自制玩具一同带上，挂在稻草人的手腕上，与它分享快乐。有时我们也采摘一些绚丽多彩的野花，将其插在稻草人的头上、胸前和手臂上，打扮得如此花枝招展。我们还弄来嫩绿的柳条儿，扎成乖巧玲珑的柳条帽，戴在稻草人的头上，尽情地与稻草人狂欢。

如今，随着农业科技发展日新月异，家乡父老乡亲的稻草人早已纷纷退出了历史舞台，但父亲低头耐心细致地捆扎稻草人的模样，以及稻草人日夜守护在田间的情景，一直清晰地定格在我的脑海里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奉节县作协会员）



满园桂花香

□王明学

小区的夜像一张无形的网，把小区楼房、亭阁、曲径、水池和苍树、花草包裹得严严实实。凉风在夜幕里悠悠穿行。我们一起散步的四五个邻居几乎异口同声地道：“哟，好香哟。是……是桂花的清香。”

小区环境不错，黄葛树、小榕树、桂花树、山茶花、杜鹃花、沿阶草等树木花草，每天精神百倍地与居民相见，捧送绿意和清新，传递安稳和快乐。我们好像行走在人间的天堂，感觉人生的景致也不过于此。

走在左边的老李比我大两岁，他的一儿一女在南坪商圈做小生意，前年为了方便，也在我们小区买了房。他们不止一次地给我说过，最终在这里买房住下来，就是小区的绿化不错，特别是小区桂花树多，有点像他们家乡那个山边上的老院子。

周六，我们几个邻居在老李多次邀请下驱车到了他老家的院子，此处靠着大山，离公路不远，一条不宽的支路通到院前。院子前几年翻修过，二楼一底。院子的周围树木茂密，好多都是桂花树。院门口右边的两棵桂花树长得巨大，人称夫妻树，据说树龄800年左右，被叫为妻的那棵枝，枝叶尤其繁茂，每年可产一百斤左右的桂花，另一棵叫丈夫的树，树干有些裂纹，却仍然弯曲地顽强活着。老李的幺兄弟是老院的留守者，他拿出自酿的桂花酒招待我们。酒味甜，好喝，后劲大。

桂花又名木樨，属常绿乔木或灌木，花梗较细

弱，叶对生革质，呈椭圆形、长椭圆形或椭圆状披针形，先端渐尖，花丝极短，气味芳香；果实歪斜，呈紫黑椭圆形。

桂花是中国十大名花之一。桂花可加工为桂花糕，称重阳糕，历史悠久，有诗曰：“中秋才过又重阳，又见花糕各处忙”。桂花树极具观赏价值，树姿端正优雅，树冠作“团团”状，线条柔和的树形给人安定平和之感。宋代谢懋有诗描写桂花是“绿云剪叶，低护黄金屑”，元代顾瑛则写道“金粟霏霏下如雨”。

从老李的老屋回来，我们带了些主人送的桂花酒和桂花糕，一边吃着一边叨念主人的好。

凉风是不知疲倦的多情者，不管白天还是夜里，不管老人还是小孩，只要走在小区沿花圃的路上，它都把桂花的芳香热情地送到你面前。饱受桂花美，香味醉如梦。清晨起来，阳光下的苍树一排排一行行，看，那里，就是我们喜爱的桂花树啦！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野地瓜里的旧时光

□陈康明

前日读一篇文章，配图两张。红彤彤的野地瓜圆滚滚的，安静地躺在墨绿的叶子上，像泥土里一个羞怯的梦。我的呼吸突然停住了——是它，就是它。这个名字在心头滚过，那些带着泥土气息与草木清香的往日，便哗啦啦地涌到眼前。

我的童年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乡下度过的。那时候日子清贫，孩子们的肚子总是空落落的。田埂、山沟、河滩，就成了我们天然的零食铺子。而我和妹妹，最着迷的就是刨野地瓜。

乡下的野地瓜并不难找。这种谦卑的藤蔓植物和无花果沾亲带故，不像别的果子高高挂在枝头炫耀，只肯贴着地面悄悄生长。它们像是大地藏起来的私房糖，一粒粒，都是甜的。一放学，我们就像两只撒欢的小狗钻进山沟。弯着腰，在草丛土块间仔细翻找。眼睛亮亮的，鼻子灵敏的，小手急切地拨开层层叠叠的心形叶子，就为了找那几个熟透的、泛着酒红色的果实。

找到了！心都要跳出嗓子眼。顾不上脏，用袖子擦擦泥就往嘴里送。那是纯粹的、野性的甜，软糯的果肉在齿间化开，仿佛把整个夏天的阳光雨露都吞进了肚子。麻柳井、何家岩、学塘边、关山坡……这些地名，到现在念起来，还带着清甜的余韵。

我们顶着白花花的日头，着了迷似的刨着吃着，欢笑声像一群扑棱棱的麻雀在山沟里飞。但这甜蜜的探险里，也藏着惊险。有一回在王庄岩脚，妹妹一脚踩空摔下乱石岗，手心被石片划了道大口子，血混

着泥，哭成了泪人儿。还有一回在关山坡，暴雨说来就来，我们无处可躲，淋成了落汤鸡。

母亲见我们心玩野了，作业写得龙凤舞，吩咐打的猪草也敷衍了事，就沉下脸不准我们再出去。可泥土下的诱惑，哪是禁得住的？我们仍偷偷溜出去。没过多久，也许是被暑气所侵，我和妹妹头上都生了疮，又痛又痒。母亲一边给我们擦药一边叹气：“看吧，野地瓜吃多了，毒气都变成疮长在头上了！”我们吓住了，看着彼此头上的脓疮，再想到红艳艳的果子，心里直发怵。这下真消停了。

可事情总有转机。一天傍晚，母亲割草回来，笑吟吟地从怀里掏出个手巾包，层层揭开——竟是满满一堆野地瓜，个个饱满红润。“吃吧。”母亲说。我们盯着那甜蜜，口水直流，脚却像钉在地上。长疮的滋味太难受了。母亲了然一笑，抓了两大把塞给我们：“傻孩子，只要是大人刨的，都不会长疮。”

这话像道光，瞬间照亮了我们心里的阴影。我和妹妹对望一眼，立刻狼吞虎咽起来。那软糯的甘甜又一次在嘴里弥漫，那一刻的满足，到现在舌尖还记得。从那以后，我们放学都安分了，认真做功课、割草，因为知道只要做得好，母亲就会变戏法似的给我们带一包野地瓜。

直到许多年后，我们都长大了，才恍然大悟，明白“大人刨的不会长疮”的说法，不过是母亲一个善意的谎言。她是怕我们着了迷，在山野里疯跑耽误学业，更怕我们像妹妹那次一样遭遇不测。她用她的智慧，将我们对野地瓜的念想，巧妙地转化成了努力做好分内事的动力。那包在手巾里的野地瓜，裹着的，是她沉甸甸的爱与牵挂。

如今，麻柳井、学塘边那些最爱长野地瓜的地方，早已铺成水泥路，建起了砖房。我的妈妈和妹妹，都因病离开很多年了。那些顶着烈日、翻着草丛，为了一颗野地瓜欢呼雀跃的时光，终究是回不去了。只有记忆里的甜，还像当年母亲手里的野地瓜一样，温润如初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涪陵区作协会员）